

人间真情  
renjianzhenqing

# 蒲扇摇曳旧时光

乔加林



几时的老家,到了夏日的夜晚,乡亲们晒场、渠埂上、河堤上,乘凉、讲故事、聊天、吃瓜、捉萤火虫……那一幕幕孩提时代的情景,虽然已经远去,但我依然没有忘却。

小时候的农村大多还没有通上电,更别说电风扇和空调了。在炎热的夏天里,只有蒲扇才是村民唯一防暑降温的工具。在那时,不管天气多么炎热,只要手持一把蒲扇,轻轻一摇,那阵阵清风带着原野特有的气息,便让整个夏天都鲜活起来了。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手中,时常会摇着一把蒲扇,不紧不慢地摇着,摇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酷暑,也摇过了一段蒲扇逐渐消失的岁月。

蒲扇的名称大概源于用蒲草做的扇子,其实也有用麦秸做的,最常用的是用芭蕉叶做的。蒲扇,不光轻巧灵便,防暑降温,还能遮阳挡雨,驱赶蚊虫。最大的好处是便于携带,不用耗电,非常环保。在那个生活简单的岁月里,是人们消暑度夏的最佳伴侣。

每到夏季,村民几乎人手一把,整个伏天就不怕热了,走到哪儿,总愿拿着蒲扇驱蚊纳凉。每当夜幕低垂,星光满天,劳累了一天的大人们总会带着孩子们聚到村口、桥头、渠埂乘凉。在风口地处,人们有的躺在地上,有的蹲着或坐着板凳、马扎,有的在家门口,放上凳椅,搁起门板,也有的把芦席铺在地上,供幼小的孩子或坐或躺。夜晚乘凉,每家每户几乎是倾巢出动,男女老少,这里一堆那里一伙,谈天说地,聊聊东家长,扯扯西家短,笑声时起。男人们大都是赤着上身,身体无不晒成了古铜色。大一些的孩子纳凉时就不怎么依偎大人身旁,大都喜欢自己玩。玩斗鸡、玩捉迷藏、玩打扑克……小点儿的孩子最自由了,穿着开裆短裤的,甚至赤身裸体的都有,一

声,构成了一幅其乐融融乡下消夏图。纳凉,大人们收获的不仅是凉爽,还有聊天。聊天加深了邻里的沟通、理解与和谐。小孩子们收获的是玩耍、朋友,还有故事。我小时候纳凉时听的《宝莲灯》《聊斋》和《神笔马良》等鬼神故事,至今不忘。

记忆里,母亲的蒲扇永远摇在我们的身上。晚饭后,我们姐弟仨躺在堂屋地上的凉席上睡觉,母亲总会搬一把马扎,坐在我身旁,不紧不慢地摇动蒲扇。凉风不大不小,细腻均匀,清爽怡人。我们惬意地享受着这份幸福,甜甜地睡去,也不知母亲何时停下手中的蒲扇,待我们睡醒还能感觉到母亲蒲扇的清凉。

新买回家的蒲扇,凑上去闻闻,都有一股类似麦秸的味道,母亲通常会用一条长长的黑布条沿蒲扇边用针线缝好,尽管显得笨些,但结实耐用多了。然后,再往扇柄上用细绳子拴好,在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挂在墙上了。

在物资匮乏的岁月里,蒲扇的风是从田野吹来的清新,它比风扇和空调的风更柔和,更与人亲近,它有泥土的气息,也有庄稼的味道。

蒲扇虽小,却与整个夏天的时光有关,蒲扇一摇,摇走了蚊虫的叮咬,摇走了夏日的炎热,也摇出了童年的乐趣,更摇出了一段终生难忘的岁月。

个个晒成了小黑人。他们也是最不安分的一帮,玩了一个白天还没玩够,这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嬉闹。孩子们在一起总是免不了要打打闹闹、吵吵嚷嚷,于是,乘凉人丛中不时夹杂着大人们呼噜声和训斥声。

乡村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分外明亮,天河、牛郎织女星、北斗七星等能分辨得清清楚楚。随着蒲扇的摇动,有人开始讲三国、杨家将了,人们听得很专心,偶尔夹杂打蚊子的啪啪声,小孩的哭闹声和说笑

# 赶集

尹爱霞

我家住在徐屯,每五天一集,集不是太大,从西头到东头就一条街,但街的两旁摆满了摊子,从一头望到另一头像两条小龙盘绕着。集市上的商品琳琅满目,有卖衣服、鞋袜的,有卖玩具的,有吊炉烧饼、火烧、日用品,还有惟妙惟肖的手工艺品……真是应有尽有,花花绿绿的,看得人眼花缭乱。

集市上人山人海,大人小孩说着笑着。据说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也都来购物,为的是一份感觉、一份情。整个街都沸腾着,叫卖声、吆喝声此起彼伏,有的声音清脆响亮,有的动用了秘密武器——大喇叭,像比赛一样,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好像每一个老板都是音乐家,用自己喜欢的腔调招呼着顾客,完全是一种享受。顾客脸上也洋溢着笑,精心地挑选着自己喜爱的商品,不时地和小商小贩们讨价还价。成功了,满意地离去;不成功也微笑着离开,商贩们再去招待下一个顾客,全然看不出任何失落。

你看,有几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现在也成了老板。她们坐在板凳上,面前摆满了花花绿绿的好看的手工艺品:小孩的绣花鞋、虎头鞋,形象逼真,吸引着年轻妈妈的眼球。她们拿起一个,欣赏着,又抓起另一个,爱不释手,也不讨价还价,大小买好几双。老太太也很高兴,给她们介绍着布鞋的好,这些老太太根本不缺钱,孝顺的儿女们给她们的

零花钱根本花不完,可她们闲不住,有空就做鞋,大大小小的鞋,她们说为的是证明自己的价值,为的是得到大家的认可,让自己的手艺发扬光大。现在的绣花布鞋已然成了一种传承文化。

我更欣赏这种氛围,这种情分。

从集市中穿过,慢慢地走,一边悠然地欣赏着两边的情景,吸着鼻子闻吊炉烧饼、火烧的芝麻香,还夹杂着阵阵烤肉的味道,这是一种乡愁,是一种享受的回忆。

小时候的赶集,大部分是在爷爷的带领下。我们几个拿着奶奶缝的锅盖、笤帚,妈妈缝的手工鞋,还有从院子里枣树上打下来的枣去卖,为的是换些钱补贴家用。学费也是其中一个大的开支。爷爷坚持“再穷不能穷教育”,所以,我们小时候,虽然正赶上困难时期,但到了上学年龄,一个不落地全上学了。我们几个孩子也都争气,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个个成绩优异,都考上了大学,也是对家人省吃俭用最大的回报。

现在我们不再囊中羞涩,虽说不用时时忆苦思甜,但是每次到赶集的日子我总会想起小时候赶集的情景,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其中,有种穿越的快感,我享受着这份情,这份快乐。

赶集的快乐,又企盼着下一次的赶集日,就像企盼着老朋友一样,它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反映着时代的变迁,有一种乡愁的味道。

#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 致敬中国共产党

朱睿

越过百年风雨  
越过百年沧桑,  
一个个脚印就是一个重重的惊叹号  
坚定的信念就让一个崭新的中国起航  
您手中高举的火把  
凝聚着十几亿人的希望与梦想  
用锤头打破锁链  
用镰刀收割光明  
中国共产党  
大党伟力  
一路走来  
将泥肠小道逐步拓展为熠熠生辉  
的金色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步履铿锵!  
城乡发展  
乐享小康,  
运用科技的力量下五洋捉鳖  
上九天揽月;  
入地穿越几千年前的瑰丽文明  
惊艳世界;  
正本清流  
源头活水浩浩汤汤

我们党的军队铸就钢铁长城  
披靡所向  
致敬中国共产党!  
兼济天下,实干兴邦

为人民谋福祉  
无数创举、壮举令世人震惊  
与时间赛跑  
我们的党风华正茂  
显然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

# 百味人生

baiweirenseng

# 夏雨

岳灿

总觉得时间过得快,转眼又到夏季。年过三十,心态趋于平静,阅历人世双目里逐渐褪去往日的喧嚣与浮躁,所看生活亦多了一份笃定,所感性格上也增加一分沉默。

昔日文章记起季羡林写听雨一文,他九十高龄听雨打阳台上的铁皮。他又引写姜捷听雨之词: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如今始感中年之步伐初探头向我走来,听雨这一雅事追述前人,觅得半分知音。

细雨中,漫步其间,看夏雨淅沥。做了父亲,方知责任。幼子在楼下广场,来回奔跑,我跟着他,他一会儿脚踏进水洼,一会儿在另一处玩耍。他欣喜而又满足,探求一摊水倒影中的小身影,袅娜而翩跹落在水面,仿佛不知雨中有什么烦恼,不知人世之沧桑。无忧无虑地跑了一圈又一圈,裤管潮湿仍没有归家之意。顺着他的视线,看那枣树苍翠欲滴,水珠凝结在叶尖而微微颤动着,朦胧氤氲的淡灰色催促着路上行人。

雨不单单是一场雨,雨的滴落更是父亲对家的牵挂。他说:“家里的梯子还在外边。”我和妻倒是不以为意。更不觉得一把梯子淋淋雨会有什么大问题。而他,吃了饭,过一会儿就回去收拾了。如今,我已结婚在城里居住,尚有很多事不尽懂,都是父亲操心。一把梯子,他也要亲自跑一趟去挪。我觉得,这可能不是问题,但从父亲的角度理解,“过两天还有雨,一直淋着是会坏的”。淋了雨,而又经历一场暴雨,再淋雨慢慢就不能用了。他按照他的生活逻辑推理得出结论,梯子要挪动。

小雨宜人,中雨宜情。面对雨,似

有点“眼前有景道不得”的感触。俗世缤纷,可与人谈着不足二三。依稀记得,生命中出现的雨洗礼每一次对生活的看法,多少事都在天气预报的报道中转告对家人的关心和嘱托。手机的普及似乎让人忘了电视,实则是互联网移动支付场景中,便携式的手机更快捷,电话拨打更方便,也就离不得手。在逐渐长大的生活中,手机里的信息和内容多围绕家人和生活。看看明天的天气也成了习惯,母亲不常看手机,她更多的是看小孙子,所以,有时对天气转换的情况,我都会提前告知他。

夏雨不同春秋冬,从气候地理角度来看,雨的形成还是同原来一样,不同的是春季长袖未褪,树丫之间还都是光秃秃的枝条;秋季渐凉,雨落遍野,所忧所思尽在生活中,过去的景物无法浮现,只有一个个当下紧迫的追逐着时间;冬雨伴随严寒,自不必多提。忽然一个画面闯入脑海,遥想豹子头风雪山神庙,他与人搏斗,之前盼望有朝一日再回东京和妻儿团圆,奈何陆谦奉命而为,步步紧逼。一场雪中再武林中,走向一间草屋,寒风中,他为讨一碗酒驱寒。冬雪无情,人间有爱,自此各奔东西。

雨中的故事各种各样,你的雨落在你的生命里,他的雨落在他的生命中。有人雨中垂钓以守候一尾鱼;有人雨中售卖玉米,以等候下一个顾客将其三轮车中的一些买走几个;有人隔窗听雨,思索如何小赚一笔。雨落进舞者脚底,也落在高塔之顶。雨落在一千多年前那个后来被称为诗圣的杜甫笔底成就一句悲怆呐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雨过天晴,亦不能说世间无雨,雨天早已成了一个符号住在每个人心里,像春蚕吐丝,织着一个个秘密。

# 曹风

专注

李陶撰

# 晒场

张长国

夏过过后,关于夏季的农事已接近尾声。当村街上的大喇叭里关于各乡镇“三夏”大忙的消息渐渐多了起来的时候,晒场也就按部就班地开始了。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过了芒种,农村夏季的故事要延续一个多月才能结束。轧场、割麦、脱粒、扬场、晒场等收麦工序一样也不能少。在鲁西南,关于麦场、扬场、晒场里这个“场”字的读音是“常”,如果有人按照字面的普通话读音和本地人交流,那一定不是正宗的鲁西南人。端午过后,五月的干热风起来,正是晒场的时节。那个时候,农村的柏油路面是没有的,水泥地更是想也不敢想。晒场大部分都是在麦场进行。早就被石碾轧得平平整整的场里,一大早就被摊上了金黄的麦粒,每个场里几乎都能见到头顶一块脏兮兮的毛巾,光着晒得黝黑的脊梁,拿着撒起来回平整麦粒的劳力。挑叉这时候已经不用了,“撒耙扫扬场锨”,是晒场上的主要农具;麦粒早已扬过,里面的麦糠十不见一,干干净净,规规矩矩,袒露着原始的本色。“扬场放碾”是判断一个好劳力的标准。看一个人是不是好

劳力,看他扬场就可以知道。会扬场的人,用木锨扬起的麦子,会借助一点微微的热风,把麦糠和麦子扬成两个堆。会扬场的人扬麦子,动作娴熟、行云流水、圆转如意,收、起、挑、扬,像是创作一首丰收的诗歌;不会扬的,总是会眯了自己的眼,弄得灰头土脸不说,麦子和麦糠也总是分不开,但这是晒场的前奏。

晒场,是将麦子晒干之意,易于保存和交售公粮。而看场的活一般是由假期的孩子担任,在毒辣的太阳底下,隔上不长不短的时间,还要用撒耙翻晒或者赤脚蹬几遍麦子,便于麦子的干燥。看场,对孩子来说是乏味的,但是,孩子也有自己的乐趣。比如捉了蚂蚱或青虫喂蚂蚁,有几个孩子时,就会合作起来下四子棋、赢冰糕棍、打拍风(烟盒)……有些孩子会把装麦子的麻袋铺在场边梧桐树的影子里,拿出一册半册东邻西舍大娘婶子夹鞋样的破书本徐徐翻下来翻开,《说岳全传》《大明英烈传》《呼家将》……这些有头无尾或无头无尾的破书看累了,随手一扔,就着偶尔吹过的凉风和飘来的聒噪蝉声,进入了梦乡。晒场上,荫

凉外的天光云影,悠然飞过的小鸟,就连平时注意不到的麦场边稀稀疏疏的疙疸秧草,都呈现出夏季的一番风味。贴地潜伏的疙疸草像是一块草毯,里面星星点点地开着一些细碎的野花,偶尔钻出一条附苗秧(打碗花),缠缠绕绕,如同家种的喇叭花一样开出小小的粉喇叭。谁家散放的几只鸡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跑来,在场边的麦糠堆上挠得尘土飞扬,偶尔有几只麻雀在晾晒的麦子旁蹦跳着偷嘴;白色的蝴蝶、红色的蜻蜓在场上飞来飞去,草丛里小虫子的吟唱声、树上不知名的鸟鸣声、风过树的沙沙声……近的绿树、远的红瓦房,还有在广阔的蓝水晶般天空上悠闲漂浮的白云,都让人感到是那样的闲适、踏实和愉快。有时候,午后刮过一阵凉风,睡意袭来,场边就多了几个四仰八叉睡觉的孩子。中午到了,远远传来村头喇叭里的音乐声,那个总听着把“成”念成“场”的播音员又开始了播音。后来,因为工作原因,还曾经见过这个播音员几次,让人感叹时光的迅疾。

晒麦的场又平又净,几家晒的麦子的结合部也留有窄窄的过道。正如现在高考

# 心灵站台

xinlingzhanantai

怀念一只羊,一只白色的山羊,一只在夏日的黎明死去的羊。

那是母亲在老家院子里喂养的一只羊,一只胡须飘逸带着几个羊娃子的白色山羊。

第一次见到那只羊是去年的夏天,那时,它正带着一群花里胡哨的羊娃子在院子里到处溜达,样子很悠闲,也很有范儿。第二次是今年春节,因过年放鞭炮,它带着羊娃子们吓得躲在羊圈里不敢出来。最后一次见它是前几天,因家中有事,母亲已没有精力和时间继续喂养,打算将它们全部卖掉。

那只羊好像听到了家人关于卖羊的对话,先是傲慢的脸上写满愤慨,随后,清澈的眼睛中又闪烁出一丝丝不屑。似乎这只是一些属于精神表层的细微的变化,没有影响到它正常的生活,作为羊的家长,它依然带领羊娃子们吃草溜达,只是

会时不时以柔弱羔羊特有的声音发出几声可怜兮兮的“咩”叫,或许是想以此博取家人的同情。卖羊的计划最终还是取消了,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原因。

后来,经过商议,家人决定将那只羊和羊娃子们暂时送到隔壁村的亲戚家,请亲戚帮忙照料一段时间,亲戚爽快地答应了。可是,当牵着羊们快要走出熟悉的村庄时,那只羊好像看出了事情的端倪,一改唯唯诺诺的沉默,先是一声低沉的呼叫,似乎是在暗示它的羊娃们,接着头猛地一扭,身子往后一撤,用尽全力挣断绳子的束缚,带着养娃们迈腿便朝家的方向快速跑去,犹如脱缰的野马群,动作甚是威猛,那阵势估计连马、牛、狗都自叹不如。

从村口逃回之后,羊们并没有集体抗议,脸上也没有写满不快,而是和往常一样簇拥着去享用主人准备好的草料和清水,一切都是那样的随意和自然,溃逃



# 心香一瓣

xinxiangyiban

夏过过后,关于夏季的农事已接近尾声。当村街上的大喇叭里关于各乡镇“三夏”大忙的消息渐渐多了起来的时候,晒场也就按部就班地开始了。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过了芒种,农村夏季的故事要延续一个多月才能结束。轧场、割麦、脱粒、扬场、晒场等收麦工序一样也不能少。在鲁西南,关于麦场、扬场、晒场里这个“场”字的读音是“常”,如果有人按照字面的普通话读音和本地人交流,那一定不是正宗的鲁西南人。端午过后,五月的干热风起来,正是晒场的时节。那个时候,农村的柏油路面是没有的,水泥地更是想也不敢想。晒场大部分都是在麦场进行。早就被石碾轧得平平整整的场里,一大早就被摊上了金黄的麦粒,每个场里几乎都能见到头顶一块脏兮兮的毛巾,光着晒得黝黑的脊梁,拿着撒起来回平整麦粒的劳力。挑叉这时候已经不用了,“撒耙扫扬场锨”,是晒场上的主要农具;麦粒早已扬过,里面的麦糠十不见一,干干净净,规规矩矩,袒露着原始的本色。“扬场放碾”是判断一个好劳力的标准。看一个人是不是好